离开南京后,这个日本人写下未泯的良心

868个“×”,尽是我同胞血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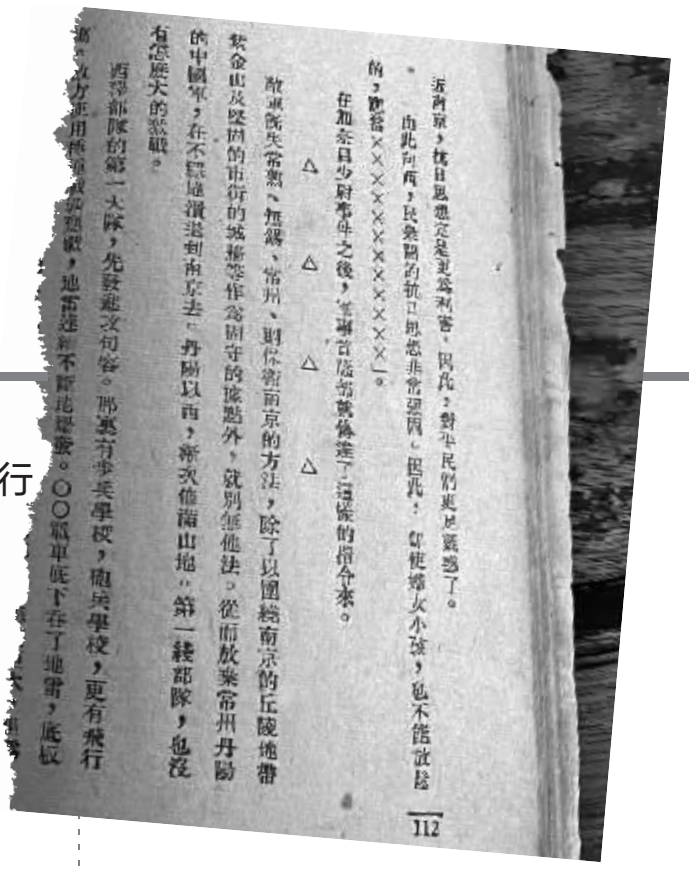
155处、868个“×”,每一个“×”尽是同胞的血肉。因为描述侵华日军暴行的文字,都被换作“×”号替代。

这本书名叫《活着的兵队》,作者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85年前的寒冬,他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目睹了一桩桩暴虐的屠杀,用11天时间写下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

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展出一本1938年6月在中国公开发行的首版《活着的兵队》,该馆馆长吴先斌说:“这本书是石川达三未泯的良心,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扫码看视频

现代快报+记者 张然/文 钱念秋/摄



近南京,我日思想定是要驱刑害。因此,對平民的更是嚴惡了。

由此向西,民衆間的抗日思想非常强固。因此,即使婦女小孩,也不能放鬆的,應當×××××××××××××。

在加奈貝少尉事件之後,笠原部隊就傳達了這樣的指令來。

△ △ △ △

敵軍既失常熟、無錫、常州,則保衛南京的方法,除了以圍繞南京的丘陵地帶紫金山及堅固的市街的城壁等作爲固守的據點外,就別無他法。從而放棄常州丹陽的中國軍,在不顧退潰退到南京去,丹陽以西,漸次佈滿山地。第一線部隊,也沒有怠慢大的緊張。

西澤部隊的第一大隊,先發起攻句容。那裏有步兵學校,砲兵學校,更有飛行場。敵方並用機關銃迎戰,地雷連續不斷地爆發。○○第車既下在了地雷,底板

112

首版中文译本《活着的兵队》

各版中文译本《活着的兵队》

吴先斌翻看首版中译本《活着的兵队》

书在日本遭禁,却于同年在中国发行

1937年12月,32岁的石川达三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的特派员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当时,日本政府需要一批鼓吹侵略战争的文学家来美化侵略行为。

此时的石川达三前程似锦,年纪轻轻便已获得日本文学界最有名、最权威的“芥川奖”。

经上海、苏州、常州,1938年1月8日,石川达三抵达南京。目睹侵华日军一路烧杀淫掠和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石川达三对战火中的平民十分同情。

1938年2月回国后,他仅用11天时间创作出纪实小说《活着的兵队》,约12万字,重点描写了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联队仓田小队中的伍长笠原、和尚片山、一等兵近藤等人的诸多暴行。

为了使作品能通过日本当局的审查,书中删去最后两章,在155处用了868个“×”来替代原有描述侵华日军暴行的内容。

尽管如此,《活着的兵队》在发行当天,仍遭日本当局封杀,7万多册图书被搜缴一空。石川达三被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

但是,这本书在正式公开发行前,已经有约1000册直接寄给了订阅者。所剩无几的《活着的兵队》悄悄地传到中国,翻译家张十方率先译出该书,于1938年6月在中国公开发行。

首译者张十方在译者自序中写道:“当我一想到每一个‘×’下面都有我们同胞的血肉,我的悲愤便到了无法按捺的程度,血的债是得用血来偿还的,愿这篇血的记录永远地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底。”

868个“×”,尽是同胞的血肉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藏的,正是这本首版中文译本《活着的兵队》。

翻开泛黄的书页,可以读到作者极力克制的笔触之下残忍的历史真相。

书中明确写道,在挺进南京的途中,侵华日军的军事首脑部传达了这样的指令来,“由此向西,民众间的抗日思想非常强固。因此,即使妇女小孩,也不能放松的,应当×××××××××××××。”(见右上角大图)

在攻打南京的过程中,侵华日军伴着紫金山山顶的霜,于寒冷中紧挤着,“卧在满是石块的地上,他们真会头痛,于是一手将中国兵的尸体拖过来,枕在它的肚上:‘啊,正好,正好。’”言语间尽是对生命的漠视。

不仅如此,金陵古迹也难逃一劫。占领中山陵的小林部队,“把日章旗插上放置在平坦拜道的巨大的石马的背上,再在门楼的石柱面,用血大书:‘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队占领。’”

明孝陵亦被破坏,“立在外拜道边的大石人的行列,具有默默而庄严的表情。在他们庄重威风的腰际,地雷轰隆地爆发了。”

南京城破后,满城齑粉、尸横遍野的景象亦被写进书中。“街上所谓的商店早已面目全非,洗劫之后疮痍满目,但凡你能称得上大南京的物资早已经不存在了,它们要么被抢走,要么被翻搅的杂乱无章,不像样了。要么被付之一炬,成为瓦砾一堆。”

“大街上仍有死尸,经了数日,变成瘀黑。”而侵华日军看到其中有一具,仅剩有一根骨头的脚胫,缠着绑腿,竟还能戏谑地笑起来,“喂,近藤,这一个穿着鞋的呀,大概还想逃呢,哈哈哈!”

对于侵华日军在下关的累累罪行,书中亦有隐喻,“他们把手榴弹掷到扬子江中,一次可以弄到几百条鲤鱼。‘肥美的鲤鱼啊!不知吃了几个中国兵啦?’士兵们一面说笑一面作饭。”

书中还不止一次提到了慰安所,“为了日本军人的需要,南京市内开设了两个慰安所。”“他们跑到酒保里,饮了一瓶啤酒,于是再到南部的‘慰安所’里去了。”

反抗与屠杀同在 展现中国人的抗战精神

除了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描写,《活着的兵队》还记录了中国人的反抗,书中第一个章节便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名中国青年放了一把火,烧掉了被侵华日军强占做总部的房子,被抓住后,青年说:“我在自己家中放火,与别人无干。”

毫无疑问,这名青年被侵华日军残忍地杀害了,“一瞬间,青年的叫喊嘎然而止,田野复归于柔静的夕景中。头没有砍落,但伤口却相当深。在他的身体横倒下来之前,鲜血滔滔地流满肩际。”

在进占南京之前,一场无声的反抗也曾震慑侵华日军。笠原伍长将13个俘虏绑成一串,准备就地处决,逐一杀掉。关于这段内容,原文使用了30多个“×”。比照着抗战胜利后的完整版译本,可还原出事情的大致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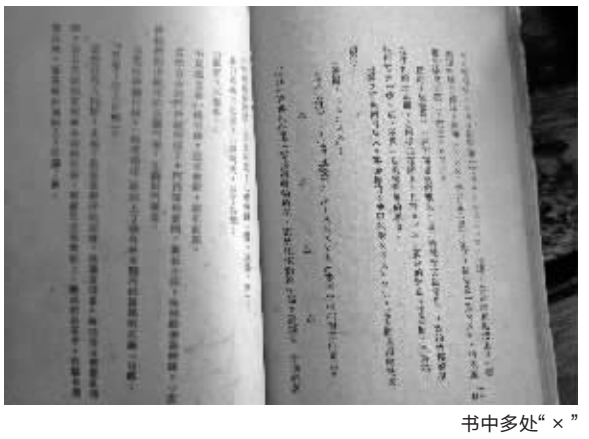
在飞行场尽头小河的岸边,笠原抽出刀,迫不及待地向第一个俘虏砍去,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这时,他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号泣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剩余的都端坐在平坦的土地面,将两手搁在膝上……闭着眼,垂着颚,默然不作一声。这,不用说是颇为庄严的态度。”

这样一来,笠原反倒觉得挫了锐气,手倦无力了。他鼓了鼓劲,赌气般地又砍了一个,马上回过头向战友们说:“后面,谁来砍?”可没有一个人敢接手,他们退后二十步,端起枪来向俘虏射击,才算了结了这一“难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活着的兵队》得以按照完整的原稿在日本出版,中译全本也于1987年、1994年、2008年先后三次翻译出版。

这本书存在的意义,正如石川达三在序中所说:“就是要将战争的真实面目公布于社会,让那些以胜利为荣的大后方深刻地反省。”



书中多处“×”